

魯迅与現代汉语 文学語言

高名凱 姚殿芳 殷德厚著

文字改革出版社

魯迅与現代漢語文學語言

高名凱 姚殿芳 殷德厚著

文字改革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本書主要从現代汉语文学語言發展的角度，來說明魯迅先生在我国近代語文改革运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时批判胡适等人对近代語文改革运动的反动观点。

本書的正文是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作的，曾經在1956年北京大學五四科学討論会上宣讀，并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附录的文章曾在《中國語文》1955年8月号發表。

魯迅与現代汉语文学語言

高名凱 姚殿芳 殷德厚著

* * *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90号

文 字 改 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前拐棒胡同17号

新华書店發行 國家建設委員會印刷厂印刷

統一書号：9060·97 字数：57千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7/8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册

定价：(9)0.36元

目 录

鲁迅与現代汉语文学語言.....	
.....高名凱、桃殷芳、殷德厚(1)	
附录:	
批判胡适反动的語言学观点.....	殷德厚(58)

魯迅与現代漢語文學語言^①

高名凱 姚殿芳 殷德厚

二十年前，現代漢語文學語言^②的奠基人，偉大的魯迅先生在和反动派进行堅定不拔的斗争中，由于过分勞瘁，停止了呼吸和心臟的跳动。

历史的齒輪不断地向前推进。魯迅先生逝世后二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已經实现了魯迅先生的願望，胜利地推翻了反动政权，建立了多民族的社会主义类型

① 本文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而作，曾在北京大学1956年度“五四”科学討論会上报告过，經過討論、修改，成为現在的样子。

② 这里說到的“文學語言”并不是文艺作品的語言，而是全民共同語的書面加工形式。“文學語言”是俄語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язык*，英語 *literary language*，法語 *langue litteraire* 的翻譯。歐洲傳統的說法，“文學”指的是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包括文艺作品在內，範圍比較广。因此，把書面形式的語言叫做“文學語言”。我国古代文獻里解說的“文學”也同样的指文字所写的东西。一直到海通之后，才把“文學”这个術語用在文艺作品上。因为書面形式的加工的語言往往是以文艺作品的語言为其典范，而文艺作品的語言也还是全民語言的書面加工形式的一种应用，兩者間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們仍然按照欧洲各国和我国的傳統，把全民共同語的書面加工形式的語言，称为“文學語言”。不过在討論文艺学問題时，应当注意狭义的文學語言（即文艺作品的語言）和广义的文學語言（即全民共同語的書面加工形式）之間的不同。請參閱本文所引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对“文學語言”的解說。

的国家，汉民族就是这些民族之中的一个。随着中国社会的向前發展，汉民族已經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各民族团结在一起，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而努力。随着民族的發展，作为汉民族形成四个要素之一的汉民族共同語，也随着發展起来。今日，我国人民正在努力為汉民族共同語的更进一步的规范化，作持久的奋斗，而推广普通話和改革文字，也已成为我国目前的重要社会运动之一。在这举国上下都对我国語文改革問題極端重視的时候，我們来紀念現代汉語文学語言的奠基人，魯迅先生，是有極大的意义的。

魯迅先生是我国現代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在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貢獻是大家知道得比較清楚的。但是魯迅先生，除此之外，还在我国語文改革运动中起过巨大的作用，而我們一向却忽視了他在这一方面的功績。因此，在我們隆重地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来就他在我国語文改革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加以闡述，是有其特殊的意义的。

魯迅先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文化的巨人，他为現代汉語文学語言的确立和规范化所进行的斗争，他对現代汉語文学語言的發展所提出的見解，是今天每一个从事語文工作的人都要學習的。不容諱言，不久以前，还有許多人以为我国的語文改革运动应当归功于胡适，而对于魯迅在这一方面所起的作用沒有足够的重視和認識。其实，研究了胡适和魯迅在整个語文改革运动中的态度和活动，就可以立刻明白在我国語文改革运动發展道路中胡适是怎樣的一个“攔路虎”，而真正為語文改革运动斗争到底的却是魯迅。胡适虽然

也曾参加过“白話文运动”，但他对我国語文改革問題所提出的主張却是明显的 资产階級唯心論观点的腔調，而魯迅对这些問題的态度和看法則是唯物主义的。我們今天所以能够了解胡适的虛偽面目和反动本質，这是学术思想批判运动所給我們的啓發，而研究魯迅在这些問題上所提出的正确見解，無疑的，也將幫助我們更进一步地明确 唯心主义和 唯物主义观点在語文科学上所起的不同的作用。

魯迅自始至終都是拿理論和实践来为現代汉語文学語言奠基基础并推动其發展的。他坚决拥护“白話文”、“普通話”和“大众語”，反对“文言文”。在这一方面，他心目中只有一个目的：根据汉語的發展趋势，来使“白話文”取得現代汉語文学語言的合法地位，并使它繼續發展，成为人民大众所运用的最好的交际工具。魯迅曾經拥护过“白話文”，又曾經拥护过“普通話”和“大众語”。这原因就在于这些运动其实是 同一个运动在不同阶段的發展。随着民族运动的發展，运用民族共同語的書面形式来促进人們之間的思想交流的要求也就更加迫切，而民族文化形式日益增强的需要，也要求我們改善文学語言的交际效能，推广文学語言的服务范围。無論是“五四”時代的“白話文运动”也好，后来的“普通話”、“大众語运动”也好，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一样的：怎样的文学語言才能为日益發展的汉族人民服务得更好。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問題，普通話和大众語运动都只是白話文运动的延續和扩大。虽然普通話和大众語运动还牽涉到民族共同語的口語形式的問題，但其主要目的也还是在于确立能够适应社会發展要求的文学語言，并使其向前發展。正因其如此，在大众語問題的討論中，支

持大众語的魯迅先生却主張同样拥护白話文，因为大众語，在某种意义上說，其实只是“白話文”的大众化而已。当然在这些运动当中，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然而魯迅先生却能够一直看准这个目标，来促使語文改革任务的实现。他一方面和妨碍語文發展的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一方面給迷了路向的同道人指明正确的路标。正因为白話文运动、普通話和大众語运动是我国語文改革运动的不同阶段的發展，它們是确立和發展現代汉語文学語言的整个运动的有机部分，又和新文学运动密切地联系着，所以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將”，作为新文学的奠基者、現代汉語文学語言的奠基者和新語文运动的坚强战士的魯迅，自白話文运动开始，到他去世前为止，一直为現代汉語文学語言的奠基和發展而战斗。魯迅关于現代汉語文学語言的理論和他为我国語文运动而进行的战斗的業績，如同他在文学方面的貢獻一样輝煌，值得我們学习、重視和紀念。

二

要了解魯迅在我国語文改革运动中所起的作用，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我国語文改革运动。我国語文改革运动就是要使現代汉語文学語言，即白話文，奠定基础并促使其向前發展，来适应汉民族的新的要求的一种运动。它随着我国社会的發展而由白話文运动發展到普通話、大众語运动。为了說明我国語文改革运动的性質，应当对文言文、白話文、普通話、大众語的概念和性質有个明确的了解。

什么是“文言文”，什么是“白話文”呢？“白話文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文言文”和“白話文”其实都是一种文学語

言，不过文言文是古代的文学語言，白話文是近代和現代的文学語言。《苏联大百科全書》曾經对文学語言做了这样的解說：

“文学語言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民族还未形成的时代，它一方面是以其各种不同的体裁 服务于文牘、文学、宗教和科学的書面語言，而另一方面是人民大众詩歌創作的語言。另一个是在民族發展的时代，它是民族共同語的加加工的形式，以其口头和書面的形式服务于民族的文化生活，服务于民族的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在民族形成以前的时代，文学語言可以是：（一）在諸方言中的一个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書面語言；（二）作为書面語言而强加在某一族人民头上的他族語言。随着民族的形成，他族語言就要被那种在民族共同語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文学語言所排斥。在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时代，文学語言是固定在文字中的民族共同語。它以过去丰富的傳統为基础，并且不断吸收民族共同語各 方言中最一般和最典型的特性。民族共同的文学語言，是人民直接交际的工具。它給文艺、科学、技术、政治、法律工作、政論等各种体裁服务。”

从这段解說，可以了解文学語言 可以指民族形成 以前的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書面語言，和人民大众 詩歌創作的語言；也可以指民族形成以后的 民族共同語的 書面加工形式，这种形式是固定在文字中的。根据这个了解来看文言、白話的性質，就可以得到清楚、明确的認識。

文言是古代的文学語言，是古代在一种方言 基础上形成的書面語言和人民大众詩歌創作的語言。在汉以前，这种語言是以黄河流域的語言为基础的^①。汉以后，兩千年来，人民

① 參看周祖謨《从文学語言的概念論汉語的 雅言文言古文等問題》，《北京大学學報（人文科学）》1956年第1期。

的口語不斷地向前發展、演變，不斷地有新質要素的積累和舊質要素的衰亡。而文言這種書面語言，雖然也受口語的影響，有發展、演變，却遠跟不上口語的發展，同口語的距離愈來愈大。雖然如此，但它並沒有與人民的口語完全斷絕關係。從春秋戰國時代到五四新文學運動和白話文運動以前，文言一直是“正統”的文學語言。我們應該肯定它曾經是古人有價值的交際和表達思想的工具，靠它的記載與留傳，保留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這種文學語言有嚴重的缺點：它同口語的距離很大，愈到後來愈顯得不能夠很好地表達新的思想內容，因而不能很好地完成交際和交流思想的任務。此外，由於封建統治階級利用文言不容易為大眾所了解的特點來做為壟斷文化的工具，利用文言所記載的封建意識的思想內容來做為麻痺人民大眾的手段，文言變成了人民大眾接受文化、接受新思想的障礙，也成了白話文發展的障礙。

同樣，根據對文學語言概念的了解來看白話文的性質，就可以知道白話文是近代和現代的文學語言。我們都知道漢人的民族共同語是和漢民族的形成同時形成的。但在漢民族共同語形成以前，漢族早已有了以北方話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部族共同語。漢民族共同語就是承繼這種部族共同語的。北方話，在十三世紀時即開始獲得它的按現在情況我們所熟悉的特徵。在漢民族形成以前，白話文是指從十三世紀以來，以北方話為基礎而逐漸發展起來的部族共同語的文學加工形式。它同人民的口語基本上是一致的，一直在民間文學中發展着。宋朝的話本、元曲、明清小說所用的語言，一般說來，就是人民大眾在部族共同語（即北方話）的基礎上的文學加工形

式，而部族共同語也就借此得到了更好的發展，借此得以在一定範圍內推廣。

在漢民族形成以後，白話文是指漢民族共同語的書面加工形式，即民族的文學語言。自十三世紀以來，白話文以北方話為基礎，在發展中承繼了一些文言成分，吸收了一些方言成分和外來語成分，到“五四”時期，已經具備了“民族共同的文學語言”的條件，應該成為“人民直接交際的工具”。

但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白話文運動以前，白話文的使用領域很狹窄，只限用於一部分的民間的文學作品中。而這些文學作品，在封建社會里，一直是遭受一般士大夫和統治階級的冷遇和壓抑的。雖然如此，它們卻同所謂的“正統文學”同時存在，並且是人民大眾所喜見樂聞的。

在五四運動以前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里，文化思想界曾經有“新學運動”、“文學改良運動”。那時一般士大夫的改良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革新運動者已經感覺到新的思想必須要求新的表現形式。如黃遵憲“新派詩”所主張的“我手寫我口”，梁啟超的新民體散文和後來的白話報、白話叢書的出現。當時已經注意到小說的宣傳價值，要求“新”小說，也出現了一些比舊通俗小說更有意義的白話小說。這種改良是不徹底的，內容有局限性，也就突不破舊形式的束縛，最後終於“被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義的封建思想的反動聯盟打退了”^①。但它對以後的啟蒙運動有一定的影響，它的失敗，也帶來不少的教訓。就語言形式來說，這種改革，反映伴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和漢民族的逐漸形成，部族語言逐漸上升

① 《毛澤東選集》，第2卷，668頁。

為民族語言的趨勢。它的失敗，使後來的人明白要宣傳民主革命思想，讓“平民”能夠接受，文言固然不行，文言的局部改良也是不行，必須徹底改革文學語言，拋棄文言，採用白話。

五四運動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共產主義文化思想領導和影響之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是徹底的反對封建文化，爭取民主自由，爭取民族解放。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前奏的新文學運動，基本內容是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這裡所謂“舊”是指封建的內容和文言的形式；所謂“新”，是指反帝反封建的內容和白話的形式。這正是五四運動的整個精神在文學和文學語言領域里的具體表現。不僅是這樣，而且它同民族解放運動有密切關係：一方面新文學、新的文學語言（即白話文）的運動在共產主義文化思想領導和影響下，發生在民族解放鬥爭的高潮中，所以能夠不像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語文改革那樣慘遭失敗，而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另一方面，新文學、新的文學語言，又成為爭取人民群眾和推動民族解放鬥爭的有力武器，所以它同革命運動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

如上所說，“五四”時期的新文學運動，包括文學內容的革命與文學用語的革命，但是，為什麼它要以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開始呢？我們覺得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正如大家所熟知的，是為中國的啟蒙運動的實際要求所決定。啟蒙運動的實際要求是“開通民智”，“喚起民眾”。舊的文學語言（文言）不能為群眾所理解，也不能很好的表達新的思想內容；新的思想內容又要求與其相適應的新的形式，新的語言工具。

因此，文学語言問題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显得最尖銳、最迫切。前面說到白話文是人民大众自己进行文学創作的文学語言，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改良主义者与革新运动者，已經感觉到这一点，已經进行了一些工作。新文学运动採用白話形式是有它的历史傳統和群众基础的。至于提倡白話文必須反对文言文，反对文言文必須提倡白話文，又是一定的道理，所謂“不破不立”。这就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首先要提倡白話文、反对文言文，新文学运动以白話文运动开始的一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是为民族共同語爭取固定在文学語言中，成为民族的更全面的、更直接的交际工具的迫切性所决定。前面所引的文学語言的定义指出“在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时代，文学語言是固定在文字中的民族共同語”，“民族共同的文学語言，是人民直接交际的工具”。根据这一点，我們来看看“五四”时期汉民族語言和文学語言的情况是怎样呢？五四运动时汉民族已經形成，汉民族共同語也已形成^①。但以民族共同語为基础的文学語言（白話）却还没有取得正統的文学語言的地位，还没有确立为民族的文学語言。汉民族已經形成了，而民族共同語还不能以書面的形式服务于民族的文化生活，服务于民族的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这对汉族人民來說，实在是不能容忍的畸形現象。文学革命以提倡白話文开始，正反映

① 汉民族到底什么时候已經形成，还是历史学家們所爭論的問題。目前对这个問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汉民族形成于汉代；（二）汉民族形成于解放战争胜利后；（三）汉民族形成于“五四”时代。我們認為第三种說法是比較合理的。

民族語言爭取確立在文學語言里、確立在一切書面語言里，成為“人民直接交際的工具”，反映白話要取文言的正統文學語言的地位而代之。這就是新文學運動初期，文學語言問題顯得最尖銳、最迫切，新文學運動以白話文運動開始的另一方面的原因。這兩方面的原因是互相關聯的，而它們又都為民族歷史的發展所決定。

胡適企圖抹殺文學革命的 反帝反封建的性質，把文學革命說成只是文學用語的革新，把新文學說成是“白話文學”或“國語文學”，固然是對文學革命惡意的歪曲，而他對白話文運動與民族語言形成的關係則更是一無所知。我們認為白話文運動既不能概括新文學運動的整個內容，新文學運動也不能概括白話文運動的整個內容。文學既是語言的藝術，又是上層建築，而語言則是不同於上層建築的社會現象，兩者不能混為一談。無論把新文學運動僅僅看成是白話文運動，或把白話文運動僅僅看成是文學用語的革新，都是片面的。我們認為白話文運動不僅是文學用語的改革，而且是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它不僅是新文學運動的前奏，而且標幟着以漢民族共同語為基礎的文學語言（白話）取得了正統的文學語言的地位，成為更全面的民族交際工具，不只是口頭的，而且是書面的。經過這一番革新運動以後，民族語言開始固定在文字中，開始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而現代漢語文學語言的基礎也就奠定下來了。所以白話文運動一方面是新文學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又是新語文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它本身又是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是新文化運動的第一個响亮的炮聲。我們應該讓它在新文化運動中占自己應有

的一席之地。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論》里論到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指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毛主席把文化思想的革命与表现这种思想的形式即語文的革命并提，給白話文运动以应有的地位，对我們有很大的啓發。

什么是普通話和大众語呢？从語言的角度来看問題，普通話和大众語都是我国語文改革运动中的主要論題，它們都是白話文运动的繼續。由于民族語言的發展和民族文学語言的规范化的要求，应当拿白話文来做現代汉語的文学語言虽已不成問題，但这应当是怎麼样的白話文則是还未解決的問題。白話文本身也有其發展的历史。唐宋以来的白話文只是唐宋以来的一种民間所用的文学語言(因为它是以当时的口語为基础并保留相当程度的文言成分的一种民間所用的文学語言)，应当如何承繼以往的白話文，并使其随着历史的發展而能适应現代的要求，成为完善的現代汉語的文学語言，还是一个待決的問題。于是就产生了普通話和大众語問題的爭論了。普通話运动主張汉民族共同語应当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話，这种普通話应当是白話文(即新的文学語言)的口頭形式的基础。大众語运动主張新的文学語言或白話文应当是以大众的語言为基础的。普通話这个名称早已有之，但認真地提倡普通話，把普通話問題和文学語言問題联系起来，主張建立普通話的“新中国文”，則是1931年由瞿秋白同志开始的。魯迅繼續了秋白同志的工作。大众語問題是于1934年由陈子展提出的，魯迅对这問題曾經發表过許多寶貴的意見。从語言和应用語言的人民之間的关系来看問題，普通話和大

众語問題在1931年至1935年这个时候提出來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前面說过，“五四”的白話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在反对文言文和封建性質的旧文学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和白話文在其發展过程中有較大的偏向。

一般說来，当时的新文学和白話文还不能滿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当时的新文学不論在內容或形式上都跟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有距离。那时候，进步的新文学还不能够真正普遍地深入民众，很好地担負起动員教育广大群众積極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义的斗争任务（当然这里指的是国統区）。那时候作为新文学工具的白話文，与口語还有很大距离，它还含有許多不适当的欧化成分和文言成分以及唐宋的白話成分，不能成为一种完善的文学語言；另一方面，这时正是日寇侵略我国，“中国大资产阶级轉到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营壘”的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軍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①。因此，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文化水平，为了促进文化革命的深入，为了有效地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义的斗争，就有必要糾正新文学和白話文运动的偏向，就有必要提倡文艺大众化和文学語言大众化。而普通話和大众語的提出也正是适应了这种形势的需要，是为了使白話文能更好地成为完善的文学語言，“服务于民族的文化生活，服务于民族的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由此可見，文学語言的改革一方面为新文学革命的需要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为新語文运

① 《毛澤东选集》，第2卷，637頁。

动的需要所决定，而总的来说，它是受整个文化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

以上是对文言、白話、普通話、大众語的性質及我国語文改革运动的性質的一些分析、說明。从这些分析、說明里，我們可以看出語文改革运动或整个的白話文运动与汉民族共同語的形成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把这些問題弄清楚，在大力推广民族共同語和实行汉語规范化的今天，是很有意义的。把这些問題弄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汉民族的文学語言的形成与發展；才有可能正确理解“五四”以后的一系列的語文运动的意义；也才有可能比較全面地說明魯迅为现代汉語文学語言即白話文的确立和發展所进行的战斗，以及他对现代汉語文学語言即白話文的看法的意义和价值。

三

魯迅为奠定现代汉語文学語言的基础和促进现代汉語文学語言的發展所进行的工作，一方面表现在他积极地运用生动、精練的白話文从事于写作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为现代汉語文学語言的确立和發展所进行的斗争上：他对反对派的致命打击，他对白話文、普通話和大众語所提出的正面的主張。关于他如何在写作实践方面为现代汉語文学語言树立典范，不在本文討論范围之内。为了說明他的全部斗争的意义，我們認為有必要在这里把他的斗争經過作比較詳細的論述。

先談他为白話文运动所进行的斗争。

文学革命以白話文运动为前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声炮响。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已經胜利，共产主义文化思想